讀左補義 襄公

日

下

口 12
3126
9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埴

襄公二

經乙未七年春鄫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解）（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林解）費季氏邑自城費而始強○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爲災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謀救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鄬也鄬鄭地○于軌反鄭

之不能敬天勤民自在言外。

南遺爲費季氏。季叔仲昭伯叔仲惠伯之孫。爲隧正。主役徒。疏云。五邑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漸以強。

叔仲惠伯不附襄仲行父。身死馬矢之中。昭伯乃求媚季氏。固非繩武之孫。行父相三君無私積。宿乃首城其私邑。又豈象賢之子。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衞。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有廢疾。

實爲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如會。會于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鄬鄭地。僖公弒。簡公嘉立。

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經筌。鄭嘗昏于魯而出絕。用是不通于魯。今而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郊。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杜解。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耕帝籍。耕帝籍。必用周正。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必有一謬。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知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

卜郊止于三月。故三卜非失禮。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

閼逢之郊爲非禮。不知猶是第二層魯之郊禘本非禮也。

昭云。禮久則離。失其初。雖魯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不免此漢馬之三月。而雜記孟獻子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知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

卜郊止于三月。故三卜非失禮。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

春分。疏云。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與禮合。據此郊天之禮。必用周正。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知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郊。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杜解。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耕帝籍。耕帝籍。必用周正。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知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

卜郊止于三月。故三卜非失禮。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

吞德正直三者以晰仁字正不徒煦煦之仁也無忌之識高於韓起

韓云友道通守事君而以仁字收

將立之。代厥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疏云。詩國風。又曰。弗躬弗親。庶穆子引之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又曰。弗躬弗親。庶才。讓其可乎。詩立起無忌弟也。與田蘇人。晉賢游而曰。好仁。言蘇好仁起好詩小雅。謀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無忌穆子不能躬親政事。靖共其位。正直爲正。正已正曲爲直。正人心。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仁。使掌公族大夫。爲之師長。

宣子未立。無事可見。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稱許於君子。即是宣子之事實。人徒知卿大夫重上。不知上之能重卿大夫如此。其後韓起適魯。猶知易象春秋。或得力於田蘇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疏云。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云。君行聘則繼好息民。在此故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也。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林解。寡君未知何所過失。而致有此不遜。吾子其少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改也。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順貌。詩名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行。順衛而委蛇。必折。衛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按鄭箋云。委蛇。自得之意。

委蛇者退食之容也。入廟行聘則繼好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云。君息民在此故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也。肅恭倍至蹴階。倣也。無悛安於倣也。委蛇兩字形容最妙。言其入廟時登階時受責時一如其退食時之自得也。從直也。順理之喻。衡橫也。悖倣之喻。一于橫

行則折也穆叔明于論禮亦精于說詩

韓云弒君乃在會覩之時毫無忌憚

屢師伐陳圍陳而不加兵於鄭者楚共君臣何嘗一日忘鄭陳爲之梗鄭不可得而圖也故圍陳者伐鄭之地失陳者鄭貳之基晉人欲救而終棄之此之謂不知務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穆公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子豐欲媚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駟使賊夜殺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呂說悼公方圖覬業無誠心爲天下賞善罰惡也）僭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

三傳皆言弒而經書卒蓋以瘧疾赴諸侯也斯時楚方圖陳則救陳當急乃濡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爲駢

弒。聖人變文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鄬。蓋欲見諸侯其志可予也未出境而卒有故也穀梁曰諸侯不生名此之名卒之名也卒之名也何爲加之如會之上。以如會卒也而晉受其僞赴弒逆者不見討。勤事者不見恤。又何怪鄭之叛乎此韓厥授意偃句贊襄荀罃戚焉而初政遂不足觀木訥讀左不精便欲鳴鼓以攻傳異哉

陳人患楚。（楚圍慶虎慶寅陳執政大夫）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哀公弟）往而執之（孔疏于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入楚軍也）楚人從之（爲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鄬會所以不書救陳傳言陳侯以見殺）

楚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中出而告急于晉。晉不即救也。徒留陳侯會鄭。以待諸侯之師。以楚之強圍弱小之陳。豈能遷延時日無怪陳侯之逃也。胡傳歸罪陳侯而舍晉不問。豈通論哉。陳蔡爲楚偪。鄭之要路。楚所必爭。而二國睠楚者。彼豈不知尊王之爲美哉。以密邇于楚。中原大國。不足以庇之也。自蔡哀虜于楚。穆侯而後爲楚屬國。齊桓剏霸。侵蔡伐楚。蔡雖潰。九合諸侯。陳在而蔡不至也。晉文溫及踐土。陳蔡皆與。稱極盛焉。襄靈而還蔡。多從楚而陳則屬晉。迨徵舒弑君。晉不能討。楚莊遂納二兒。而陳之從楚者垂二十八年。是失蔡又失陳矣。悼公繼霸。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陳又逃歸。自是陳蔡皆爲楚用。此霸功之歷世遞降者也。

經 丙申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杜解蔡公子莊公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邢時晉悼公在晉。晉悼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之。數（杜解數故朝而稟其多少）鄭罕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俠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補注孫擊孫惡）不告。不書。（辟嫌亦反）俱子狐出奔衛。僖公行事未見於傳。初不禮於子豐。復不禮於驷。驷遂弑

之雖以瘧赴而國之人無不知其爲弒也斯時知武子根究暴卒之故必有發之者誹誚而鄭服矣又何待三駕之師乃晉人不明大義視弒逆爲等閒而鄭之諸卿亦皆疾視其君父之死也羣公子方起意討賊賊臣先發而忠義誅夷哀哉

洞若觀火後此周旋晉楚無織芥之禍具見於此

庚寅鄭子國子耳子良之子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以獲告敗唯鄭人皆喜唯子產子國之子不順不順而喜順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征軍之命

辭立幼君以當國威福由已其侵蔡也內懼於心欲以媚

韓云小國好武功未有不亡鄭之疲奔命以兩大爭之而鄭之所以不亡亦以兩大爭之也

晉耳早爲子產窺破子國云國有正卿顯指子駟以止子產直言賈禍　斯時楚已得陳將次圖鄭靜以待之猶懼不免而遽興無名之師伐其與國以起兵端聖人之所惡也傳敘子產之言而義自見

五月甲辰會于鄬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寧殖鄭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謂正悼公之謹嚴馭衆也按當并合鄭伯獨以晉侯會之今鄭伯與會是大夫得以會諸侯也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賀養敬曰齊桓官受方物亦是朝聘天子之數非自利之也晉以强力挾諸侯使職貢歸於已不知始自何年而諸侯有二王矣觀於子產爭承及女叔侯所謂職貢不乏玩

好時至者其爲諸侯病久矣悼公辭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當有不安於心者康侯方責諸侯之不親會是明以諸侯屬晉宜庶宜孚也豈可爲訓耶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莒既滅鄆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此抄）此則莒以兵滅鄆明矣孰謂其以子繼鄆耶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穆公子蟜子游子音矯子展子孚欲待晉（待晉來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林解黃河水濁千年一清）兆卜云詢（謀也）多職（主也）競作羅（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林解鄭之主謀多有族）之多違（林解鄭之主謀多相違）民各有心（族）事滋（益）也無成民急矣姑從楚（欲從楚也看他用姑從楚三字第二段不同）

唐錫周曰此篇叙鄭人從楚第一段謀從楚也看他用請從楚三字第四段鄭告晉從楚也看他受盟于楚城棣七年會鄢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楚不足貴）親晉貴鄭從楚也看他用鄢安于楚四字

晉君方明十六字直抉出魏絳佐之悼公復伯之本

前三多字此一多字深斥

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晉楚界上林解犧牲以爲盟玉帛以講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言火信得親）晉鄭親（晉親鄭）我無成（鄭）我是欲（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疏云八卿者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匄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子展名）聞之欲從楚也看他用宗守以老楚五字第三段決計從楚也看他用請從楚三字第四段鄭告晉從楚也看他受盟于楚四字

云謀夫孔甚（甚多是用不集就也言人欲爲政發言盈庭誰敢是非相亂而不成）

衆謀之非意在獨斷更不許他人參末議

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也道衆無適從補正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是也詩

提出侵蔡見啓釁于楚者全因爲晉照顧起手一筆

從楚騑芳非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騑鄭大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朱解特楚不從晉命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盡取以行也言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邱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舉也兵于蔡焚我郊郭外守也馮迫也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遑暇也啓跪也疏云李巡小跪也翁盡也爲傾覆無所捘引自啓也捘也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人也猶人也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愛盟于楚孤鄭伯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獨使行人也行李也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伐鄭傳

收欲字即結起處兩欲字

邢邱之役騑奉五歲幼君以朝晉獻捷自以爲大功晉必待以殊禮而晉人處之漠然也夫其君無禮於騑猶手刃之何有於隣國即楚叛晉豈顧問哉襄二十二年子產云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此即騑弒僖而簡公立也又云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於是有戲之役所謂無禮寡君者即無禮於騑也此即邢邱獻捷之時皆補此傳所未備也夫是以決於從楚子展云親我無成鄙我是欲盟與其意相忤蓋怨晉者深思援楚以拒晉而辭氣亢厲身任

其咎而不辭未復提出獲蔡獻捷以告晉見晉不爲功楚實爲怨歷叙已之愁痛窮困無所控告筆筆歸過於晉舍從楚之外更無他策皆邪卬之不禮有以激之然也不然楚師遼遠必將速歸騑豈不瞭然而待子展之諄復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奉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

宣子賦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不從命。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寘君在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于玉。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之以示子孫匄也。先君守官之嗣

注云以享賓出裁作頌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敢不承命而知禮之贊恰好與賦角弓相對

因摽梅生出常木臭味因角弓生出彤弓因賦詩以

爲知禮一串相生

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祖父爲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君子以爲知禮。彤弓之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宣子來聘。其實請師。而賦詩見志。遜順自將。武子答賦。親如臭味。末以匡王室者。彼此交儆。大義凜然。晉悼銳志繼霸雖庸鄙如匄。克自奮勵如此。

經　丁酉九年春宋災。樂喜帥子罕爲司城以爲政。莊解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使

傳　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罕字。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葬速。四月而葬。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戲。鄭地。許反。楚子伐鄭

朱災一住樂喜爲政領起

使伯氏至奔火所一段是專爲救火

使蒞閱至徹宮一段是徹

全篇

詩云神事

伯氏宋大司里。孔疏使伯氏司城內諸里之火長令各率里內之民救火也。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陳畚挶。具綆缶。畚。簀籠。挶。土輦。綆汲索。缶汲器。○畚音本挶吮綠反綆古杏反備水器。盆鑒之屬。○鑒戶暫反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以備火災。使華閱巡行度守備之處。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華元子。具正徒。役徒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供官役。若今之正丁也。巡行也。丈度城繕治也。守備恐因災作亂。使遂正所納。皆臨時調役。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令隧正官名。納郊保。奔火所。孔疏此天子之遂大夫。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郊內屬鄉。郊外屬遂。郊保之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使華閱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右官。官卮其可。卮。具也。使其官屬向戌討左師。使樂遊。司寇。卮刑器。亦如之。刑器。刑書。疏云。刑書必載于器物。鄭答鑄刑鼎。此言刑器不必在鼎或書之于版。號爲器耳。使皇郎皇父充之後。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以防非常也。甲

兵器藏于武庫。使太府守。府。六官之典。疏云。具其守。守此武庫也。使西鉏吾守。太府庀府守。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教典。禮典。政典。事典。蓋其事載之于書。故使具官守。令司宮奄伯寺人。徹宮。丙之事。二師左右師也。令四鄉正鄉大夫。敬享。祀也。疏云。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卿以卿爲之長。此四鄉正。則別立卿。正非卿。典之。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享。徧祀羣神。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大祝。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疏云。禳。卻也。祀盤庚不別言牲。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爲之。土積則爲陰。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凡天災有害無此祭。非鄉正所爲。文承二師命下。亦是二師命之。不言命者。省文也。晉侯問于士弱。士渥濁之子。弱。子。韋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林鄧古之火正。掌祀爲貴神。心。大火。東方星也。咮。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于大火之心星。或以火正配食于鶉火之柳星。季春建

上三段是敘事下一大段是議論亦前敘後議

二師至祀盤也一段是用以禳火

何云晉侯所聞乃祀倚之預言

辰之月。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謂內火。傳昧。竹又反。出。尺遂反。內音納。陶唐氏之火正閼伯。高辛氏之子。居商邱曰閼音遏。遷閼伯于商邱。主辰。辰。大火也。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宋地。相土。契孫。商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邱。祀大火。商人閱其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伯之後居商邱。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大道也。補正相土。契之曾孫。代閼伯主大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按杜云閱。猶數也。疏云。農謂閒隙也。禍敗即指火災。言商人歷數火災之閒隙。必始于火。火謂大火。鶉火也。心爲大火。柳爲鶉火。蓋以心星有變。必有火災。是以日知大道之有禍也。日知者。在星變之日即知之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樂喜以司城當國。預知火之政。分作三段。皆未火之前號令官屬以爲備火之用。此鄭裨竈。魯梓慎所不敢自信。而宋人行之無疑。故晉侯謂之知有天道。非既火而後謀此數者也。自殷至宋世掌其占。末言有道見宋平君臣扶盟主。奬王室。人事周詳。法制世守。而子罕之救火。條理秩然。亦有道之一徵也。左氏敘火三魯鄭救之于臨時。而此則備之于先事。尤足異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

遇艮之八。三三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疏云。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此盛遇八之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按八不變之爻也。云艮之八者。史見艮五爻皆變。謂當占其不變者。杜氏雜用三易。先儒多以爲謬。今據疏云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此下文穆姜云。是于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

傳著眼在始往而筮之一語。始往者初幽東宮時也。其言曰。我婦人而與于亂。四事自責。固已創艾交深。夫母有悔過之心。而子無迎母之意。人子之禮缺然。其忍之乎。然于於此有疑焉。成十六年行父歸魯。傳但云殺公子偃而未嘗云幽穆姜。或曰。爲成公諱也。不知宣伯逼於穆姜。傳明言之。無所爲諱也。蓋刺偃之時。公不忍幽其母。故行父不敢違志。越二年。公薨襄公。僅四歲。於是惟所欲爲。而姜幽矣。前此齊姜用其美櫝。定姒幾不成喪。權臣心目何有幼君。故死則尊夫人之名。而生擯於宮。夫然後使知從前之欲殺我者。適以自斃也。此行父之志也。

隨象辭先分疏一段末二句折轉頓住

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也並史曰是謂艮于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隨其出也史古變爻得隨卦論之謂之隨三三震下兌上隨史疑古變爻得隨卦論之。

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孔疏易筮皆以變者爲占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若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象爲占史據周易以折之。

姜指言周易以折之。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

無咎明無四德者則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於丈夫

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由矣。

秦景公使士雅。（士雅。士匄之子。）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此是晉悼公實錄。妙從楚臣說出。）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能。隨所得選官不易方。猶宜其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士競于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收曰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于中行。（匄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使匄佐上軍。黶勇讓。）而欒黶汰。（汰。侈。）韓厥以下從卿讓于善句。）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偃將上軍。）起佐上軍。（起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武新將中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此當與鄭之戰參看。欒武等能歷數楚之刑政軍旅。蓋各有腹心之臣。五觀兩國之政。所以二強國兩立百有餘年。）王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呂說子囊不立晉之朝。晉之德政本來無不備知。）國之急。（急。）子囊不能對。（此是晉悼公實錄。妙從楚臣說出。）歸而討其帥。（帥。將帥。）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

秦援。秦人侵晉。（陳傳。不書。至十一年始書之。）晉饑。弗能報也。（爲十年晉伐秦傳。）

傳惡秦也。子囊語中寫出晉君臣一段歐興氣象。且云事之而後可。此自爭霸以來。齊桓之所不能得于屈完者。并悼公之極盛。于經不書伐晉。以其侵伐不足輕重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郧。（郧。）從荀偃。韓士匄。門于鄟門。（鄭城門也。三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中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新軍。行栗。）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上軍。表道樹。疏云。行。道也。）甲戌。師于汜。（汜。鄭地。東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饌。糧。（饌。）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肆。緩也。眚。過也。不書。）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荀偃。）曰。遂

以伐鄭爲主。分兩段看。首段是圍鄭。爲諸侯之師。分作四層。一氣起到師于汜。點出圍鄭。十分兵勢。忽以諸侯皆不欲戰一句折轉。方見知武三分四軍之

策握勝算

韓云子胥用此法而楚子是病此制人子不戰者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恐楚救鄭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罷也楚人吾三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猶憊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息也君子言當從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叔及其大夫門子印之子逐子游從鄭伯晉士莊子士匄為載書盟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猶間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強要鄭使其鬼神

次段是盟鄭云鄭服也釋經同盟之義似敵國輸誠長為不侵不叛而載書兩辰兩相岐反說出一番怨憤沈痛之言鄭何嘗服只得盟鄭而還章法結局方知

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猶委頓無所底至也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此盟亦如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公孫舍之策故欲改之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傳予知武子之善謀也三駕服鄭之旨此篇挈其要領其主腦有二一則三分四軍已不勞而楚自敝一則脩德息民感以誠而鄭自服三篇總不出此說者謂楚莊有道氣

夫莊狙獪之雄有何道氣其唯晉悼公乎不急於服鄭而積誠感之也其唯知武魏莊乎不忍暴骨以逞并不忍使人暴骨而有志脩德也楚莊勝晉之後曰二國暴骨曰民何安焉語語都是飾說欺人知武于未戰之前曰暴骨以逞曰我實不德語語都從心坎流出一僞一眞當從本來處辨之　傳鄭服也三字是晉人告諸侯之辭其實鄭之不服晉人未嘗不知也予駟盡情發擿以洩其朝晉不禮之憤末以有禮與强兼說令晉人自悔其從前之不禮也知武明於自責姑盟而退曰豈禮又曰非禮何以主盟則騑叛晉之由皆已心會或曰騑爲弒君之賊豈不懼晉人之討然彼已料及之矣荀偃依然軍帥荀罃亦同逆君豈甚明於大義者故操縱由已而絶少顧忌也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閨月戊寅濟于陰阪洧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曰爲月　次于陰口鄭地名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此傳可疑之甚十一月師還豈十二月五日復名諸侯伐鄭一也方責鄭之叛盟豈口血未乾而晉自寒之二也前伐行成乞盟六卿相鄭伯並至此番行成之使寂然若非子展則子孔且帥師拒戰反致前恭後倨三也是年十二月後無閏月是月戊寅四也愚謂門其三門即是前篇三門事晉原未嘗再伐此傳得之傳聞或採之他書欲刪

去未及者。杜氏不能指出。以閏月爲五日。祇見其鑿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補注。公有適祖母之喪。晉侯不當與宴。季武子不能以公固辭。皆非也。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成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疏云。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一周。火七百八十日行一周。木三百九十八日行一周。四者皆不得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成人之服。故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鬯祭酒也。享。諸侯以始祖廟爲祧。以鐘磬以先君之祧處之。祧處。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爲節。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諸侯之假鐘磬焉。禮也。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曾祖。從衛獻公之所處。

時公年十有二。已如晉者三。如會者五。悼公銳志圖霸。魯則事霸最殷。故晏於河上。感其勤勞相爲。慰藉開談。致問遂趣冠具。蓋兄弟親親。彼此關切。亦示同屬。英年可以協力。功名。此悼公之厚意也。武子說出國君冠禮。因冠於衛。成之廟。想見魯衛兄弟。並睦於晉。此中便有衛君晏好一層。總因霸主得志同姓。輯睦藹然行葦杕杜之仁。豈如楚子重之強冠蔡許二君哉。而說者謂晉悼脅魯。魯人媚晉。又云恐其未冠生子。皆謬也。

楚子伐鄭。與晉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

可也上重唯強是從下重要盟無質

弗臨也質主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明神不蠲潔也要盟之明神不蠲潔也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大夫入盟同盟於中分鄭城中里名楚莊夫人卒共王王未能定鄭而歸

如晉先背盟再伐則子孔子蟜不必以爲口血未乾而背之矣子駟子展亦必指出晉再伐之罪以爲從楚之由而止言戲之盟可知以諸侯復伐必無之事也當陳之服晉也楚不敢爭鄭迨陳既朝楚思得鄭而晉復不禮於騑也於是決意從楚然騑弒君之賊也舍之能取騑誅之則內賊除而外寇禦矣乃以軍國之事委之賊臣聽其主張玉帛待於二竟何國之能爲或曰騑當國非易誅也當

此悼公立伯之本只是節用足民四字韓云方知和我不是偷安

請之晉人予謂後此羣公子之餘黨因尉止等而尸三卿晉力哉

子展如能討賊又何煩晉力哉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盡不匱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行禮讓所以弊更不用賓以特牲崇因仍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與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陳說言悼公復伯

晉侯謀息民知罃謀之也魏絳是罃絕好幫手罃知絳不盡未能竟其底裏而絳之於罃則深知之故彼以此謀此即以是請纔見脩德息民不徒托之空言也僖二十七年

楚子圍宋傳云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皆全提二公一生事業作結因以見悼公繼文公之霸而襄公以下靈成景厲皆不足言

經　戊戌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杜解〕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疏云吳未聞諸夏之禮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也柤楚地按今山東嶧縣泗口○莊加反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高氏曰偪陽楚與國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至于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林解〕此三爲之一非卿故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向戌無功忽議封邑見尔曰大夫之橫

牢不復爲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叙諸侯○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傳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杜解〕壽夢吳子乘服虔云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一言此壽夢乃乘字發聲〔補正〕夢古莫騰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會〔杜解〕高厚齊卿大子光齊世子光也不敬貌不敬貌○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傳云會吳子壽夢也見吳軍盡出其君親臨神注在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嘗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非勝爲笑固請丙寅四月九日圍

聲言是一篇主腦上半篇是不克爲笑下半篇是克之不武

紇邱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疏云名紇字叔梁

陳南園曰華父韓重而來力扶舉縣門狄虎彌魯人建大車之輪而蒙覆之以甲以爲櫓也在內者大楯〔林解〕蒙以大車輪蒙甲代步便覺技癢適有縣布遂賈勇而上則扶高九尺爻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爻四尺八尺曰尋倍尋門建輪兩事確從華父眼中看出

三人一聖一賢之父在焉末點出華父生不茲事仲尼則二父已有歸宿唯虎彌無着落故敘孟獻子一贊然一贊而三人皆見三勇士寫得氣焰幾謂無爲亂命堅不攝而忽命功可久乎偪陽突起知聚天下勇士束手無用乃見城小而固語語有怒聲傳出以諸侯之師及晉之將帥抵死環攻猶遲至五日屹然金城矣寫知武處處皆相識力寫偪匈許可

孟獻子家臣仲荀音謹輦重如役以從師偪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見門開發之以閎攻門之士耶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故攻之縣門發〔林解〕發之以閎攻門之士耶人以出門者門內者諸侯之士在門者逃言紇多力扶舉縣門狄虎彌魯人建大車之輪而蒙覆之以甲以爲櫓也在內者大楯〔林解〕蒸以大車輪蒙甲代步便覺技癢適有縣布遂賈勇而上則扶高九尺爻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爻四尺八尺曰尋倍尋門建輪兩事確從華父眼中看出

三人一聖一賢之父在焉末點出華父生不茲事仲尼則二父已有歸宿唯虎彌無着落故

紇邱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疏云名紇字叔梁

陳南園曰華父韓重而來力扶舉縣門狄虎彌魯人建大車之輪而蒙覆之以甲以爲櫓也在內者大楯〔林解〕蒸以大車輪蒙甲代步便覺技癢適有縣布遂賈勇而上則扶高九尺爻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爻四尺八尺曰尋倍尋門建輪兩事確從華父眼中看出

三人一聖一賢之父在焉末點出華父生不茲事仲尼則二父已有歸宿唯虎彌無着落故

敘孟獻子一贊然一贊而三人皆見三勇士寫得氣焰幾謂無爲亂命堅不攝而忽命功可久乎偪陽突起知聚天下勇士束手無用乃見城小而固語語有怒聲傳出以諸侯之師及晉之將帥抵死環攻猶遲至五日屹然金城矣寫知武處處皆相識力寫偪匈許可

故曰請班還師卻伯荀罃怒投之以杌出於其間。出偪匈之間。杌几同。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無

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

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偪匈將言爾。余贏老

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贏劣危反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在

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矢石

間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

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

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

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按向戌自少飾爲賢行華元早爲標榜故樂喜秉政荀罃主盟殷天子之樂名疏云皇

以桑林甫謚以桑林爲大濩別

事事卑暗相形妙絶

著此一段固是與前半映照然一以見可知武亭能力止偃句之請而退入於房林解更衣之舍去旌卒亭而還及著雍地疾晉侯卜桑林之巫見豈兆于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謝荀罃不可曰我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晉侯以用牲于桑林之間疾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故諱俘言獻夷俘中國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邑禮也內史掌爵祿選廢置者使周史者示有王命疏云偪陽宗族賢者令居於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孫陸終第四子名惠連湯禱桑林荀罃欒黶之讓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得雨遂以名樂也荀罃欒黶之讓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得雨遂以名樂也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觀禮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疏云魯爲季札舞四代之樂劉炫云禘是大禮寧得與同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失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林解魯得以禘樂待賓客則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知武亭能力止偃句之請而退入於房林解更衣之舍去旌卒亭而還及著雍地晉侯疾晉侯卜桑林見祟見于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謝荀罃不可曰我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晉侯以用牲于桑林之間疾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故諱俘言獻夷俘中國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邑禮也內史掌爵祿選廢置者使周史者示有王命疏云偪陽宗族賢者令居於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孫陸終第四子

譯言中國而夷俘不敢遠滅而納諸霍人皆所謂之禮非謂其合義也嘉其勇力生世之後修然驕之不武也

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絶今復繼之宮說知中國自相屠戮之恥故掩蓋其名曰夷俘按使周內史者蓋避其專封處處以王命服衆亦衰世之禮非謂其合義也嘉其勇力生世之後修然驕之不武也相尚子以德相尚

秦平茲事仲尼事仲尼以德相尚子

此滅偪陽傳經于是役罪之而未嘗不原之俘人之君矜人之國罪之可誅者也因吳人掎角之勢遍吳晉往來之道取偪陽歸宋以援彭城而晉不自有則情之可原者也經書滅而曰遂傳曰言自會也蓋蒙上會吳之文也偪陽之固聚列國之勇力久于城下攻之不克使楚以一軍救之偪匄雖言矢石亦無能爲而楚所以按兵不動者以吳人之駐師爲晉援也傳處處明偪陽之固正見楚人畏吳而不敢救其發明遂字之義精矣

六月楚子囊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病也子門于桐門不成圍而知不救偪陽也可攻其城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病也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皇成子帥師侵衛楚令也接是時楚人已命鄭伐衛楚令也三字找足上文杜云兼受楚命兼字殊未妥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繇辭也林父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孔疏古人讀雄與陵爲龍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子獲鄭皇耳于犬邱

韓云往亡不利曰我往彼亡遂克之此固反其辭決進戰者之心迺姜氏可謂雄智

吳師方退楚便伐宋以其受偪陽也可知不救偪陽全懼吳師

騑央意從楚師反覆受盟亦不過藉以令國人堅從楚之心耳況伐衛之師楚已命之至此反以爲國病而遂巡不前者何也蓋明知楚命難違故作退縮不前使諸大夫國人皆以爲伐衛必不可緩而後從楚之志迺國同之矣末述定姜言見鄭卿之謀國不如衛之婦人也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宋邑八月丙寅克之補注伐我無不書之法陳氏榮謂不悉書非也楚鄭志在圍蕭以退爲進非實伐魯故史不書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爭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兼政故知三士在其禍也爲下盜殺大夫傳

楚得陳又得鄭蹂躪中原烽火及于魯衛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成公九年莒已爲楚所滅至此滅鄫之後又復伐魯豈僻陋在夷楚人棄而不取耶然晉不能討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之以上卿而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補注言序諸侯不同皆出伯者意已酉師于牛首鄭地

曆云十九年傳大書鄭人討西宮之難子孔當罪則子孔是戎首起處敘五族

此三駕之一師于牛首觀兵之謂微特不戰楚并不戰鄭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杜預禦牛首地黜減損言女車猶多過尉止獲獲囚俘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呂說周之井田廢壞至此可見若不曾壞商君欲不能一時盡掃敗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作亂根由連八年子駟所殺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子三子駟字公子黑等之黨五族止怨于駟一人苟非有人欲代之執政何故波及子國子耳也鄭有六卿撇下子展子蟜獨叙子國子耳階級明在子孔下者不足忌也三人死書子孔知之者明其知而不言也書盜無大夫者明諸賊皆無能爲非司徒調度不能一朝而尸三卿也書子

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公子嘉知之故不死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書曰盜入于北宮討賊也大夫稱卿陳說傳釋書盜例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子西子駟子國子耳階級明在子孔下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爲門者置守庀羣司官具衆門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奔宋子孔當國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焉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皆以

位之次序一明子孔袖手聽執政之法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當國明子孔令燒除載書子孔快心滿意也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可爲載書子產勸子孔焚之連下幾欲字者明子孔爲鬼爲蜮遇子產而肝膽畢露也子孔於是喪其據來只得付之祝融而純門之師所由復起也國後即爲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于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駢立意從楚其宜討久矣舉而起遂誅子駟而并及發與輒然傳不云因子孔而云因公子之徒者蓋以討賊爲名也駢實弒僖公子狐子熙翡思討之爲駢所殺其徒猶有存者故挾之以討駢暴其弒君之惡名正言順一朝而尸三卿也經何爲不以討賊予之蓋子孔主其謀欲當國也五族與其事爲私讎也安得謂之討賊哉但因其告命蔽罪于無名位之人以爲盜殺而已不言大夫杜解得之書公子駢猶之書駢也否則無以屬辭矣子產欲報父讎不勸焚書乘衆怒以討子孔固易然晉楚爭鄭之會不堪再決故寧置私讎于緩討而焚書安衆連子孔亦挈置于衽席之上爲國紓患如見其心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譏不與也梧制二年皆鄭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及晉平晉既誅鄭人已心服晉矣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而特難子退疑問扼其險要以間絕其楚也陳傳楚數救鄭不書黨援是伐鄭一大緊關楚子囊救鄭于是始書經筌晉勤

子盟楚不過大下諸侯而楚得以偏師直犯其鋒救之爲晉之累十一月諸侯之師還繞也補正鄭東環同師不敢從晉郤已披其肝胆猶知武見得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水名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從之將退不從何云屬建師先進而晉君不問械林之猶將退也承上既有成行四字來不如從楚亦退從猶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按退字指晉師言晉師退夜渡畏楚知之欒黶欲伐鄭師頗者晉涉潁與楚盟非楚師之能至其城下也見其欲救鄭而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故也

晉師伐鄭師于牛首適鄭有盜殺三卿之難而悼公按兵不動城虎牢而戍之使之來盟豈非弔災恤難之意哉夫子繫虎牢于鄭若曰此鄭之來盟也此鄭之虎牢而諸侯代爲之戍也取于鄭之時即將歸于鄭也經深予之而傳曰將歸焉可謂曲盡經義矣迨楚師至欒黶將獨進師而子蟜料其不戰隱然與下知武之言相應黶又請戰知武乃明白言之其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此十四字都從鄭臣民心腕中體出與子蟜所言更爲曉暢文襄繼霸從未有恤小國至此者傳大書特書以見晉君臣卓然如是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卿士二子王王若也助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晉欲奔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

陳生貳心于我爲晉所執乃敢爭政又欲奔晉耶

注云若聽之下竟接合要了無生趣得單門語生出一篇妙文

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單門閻寶之人而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訟獄故使宰與屬坐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

先推開單門閻寶後直認單門閻寶只借其四字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殊不可當

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單門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駙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在其中主祭祀王特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駙旄赤牛也舉駙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雞疏云檀弓云周人尚赤社用駙旄尾也其旌旗之用曰世世無失職若單門閻寶其能來東底至也乎且王何賴焉言我今白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而制收而刑放於寵按放專主也謂寵臣專刑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猶議之下而無直則吾能

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若寡君亦若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舉其要契之辭也代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此以王右伯輿爲主結云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正與此應陳生伯輿爭政王何以右伯輿蓋陳生之惡史狡發之也按周官內史掌王八枋之法凡生殺予奪皆得察其中否陳生之貪墨政刑皆舛狡爲史官言於王故王惡陳生而右伯輿也陳生怒非怒伯輿怒王也乃殺執法之士媚貪橫之臣政不綱矣而陳生急欲奔晉者何也前此王孫

周云王叔宰與瑕禽兩番詰辨俱是問辨答伯輿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代王叔

蘇輿毛伯舍伯爭政遂殺二卿士蘇奔晉士會復之定王拱手以聽晉人之遥執朝權也豈一日哉王恐晉人是非不明又將復之故以陳生之罪告於晉晉使士匄平王室而取禽所言政以賄成刑放於寵者輿王言不爽故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不然王右伯輿士匄何由知之哉及陳生齊晉而晉終不能復使歸周稔知陳生之惡而王怒未可平也若咎王之不能自制陳生及士匄之僭妄則衰周景象由來已舊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垕

襄公三

經 己亥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杜經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地伐鄭而書同盟可知○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林解〕此序績公至自會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伯有○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杜解〕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公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通說〕或謂三軍魯有之何以謂公徙三萬鄭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三軍魯有之何以謂作不知凡卑成數皆舉所近者若魯三軍是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當爲四萬此可見須僖公曰公徙三萬止謂二軍矣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疏云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已所應得自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在故云將及周喻侯曰勢必毀之爲兼并之計不能者不能如此遂已也穆子嘆〔按此時孟獻子尚明神曉告於衆此自爲之意多豈爲公室謀哉武子知季氏將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訊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孔疏〕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役邑入季氏者無公征疏云役謂其官力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疏云取其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半如叔孫所取又以半歸公也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歸公不父兄歸公〕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家則堂曰析二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爲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費

提出季武子惡有所歸

便有訪於孟氏不從一層

以獻子之賢乘故各自毀壞舊時車乘穆子之忠爲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季孫所制而坐視公室之分可歎也篇中並不叙及孟氏只插使半取其子弟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爲臣一語取之獨少其嗚呼半如叔孫所取又以半歸之獨於是棄者自在言外

於前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
賀養敬曰伯主不以爲討蓋各國之强臣實陰便之也孟
獻子魯賢大夫也畜馬乘之戒聖門實採焉然而公室之
分身親爲之則社稷臣蓋難言哉
經書作中軍誅三家也傳分一首二從詳細區別以釋經
義三分公室孔疏最明其云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
屬不入軍者乃稅之卽所謂父兄子弟也凡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兵甲皆歸於三家而父兄子弟
役邑之入則孟叔兩家以其五與公蓋公自征於民也自
此車馬士卒所謂軍者公不得與焉矣有事則三家帥師
以從是亂先王之軍制也奪君之兵權也三家有軍而魯
君無軍也罪可勝誅哉傳又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夫
有地有乘卽有民一軍中無入與不入之異民各有井里
廬舍卽懷季恩豈能舍之而就居于季如公及二家不倍
征季氏安得强使之哉蓋魯自宣公稅畝又取私畝之一
則什取二矣所謂倍征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
者無征作一句讀役謂力役邑謂賦稅言季氏之乘以役
邑入者無稅畝之征何也季氏地陿人衆無俟多取而用
足也其不入季氏而入公之五股及孟叔二氏之三則有
稅畝之征謂之公征卽倍征也何也公之用繁二氏乘寡
不用稅畝之制則財不足此皆季氏迫之以不得不然之
勢故曰季氏使之也魯國之民視入季爲樂土區德怨而

俞云三執政皆死而晉之德禮已孚

前篇猶出子展之謀此則前一段呼起後二段作應諸大夫與執政聯爲一氣更無絲毫異議

韓云小國以免伐爲幸今致諸侯而得伐爲幸

收人心一旦舉事可以一呼而集後此昭公欲伐季氏民皆執兵而踞其所由來者漸矣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言當何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測義謂可以伐宋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于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以

晉以屢伐爲幸而求免愈工

徐退山曰晉楚卻在子展顚倒之中

江云合十三國諸侯伐鄭或先至或後至或同至或還次分東西縣北寫得兵

諸大夫立意服晉然晉伐鄭不疾則楚不能避無以拒楚于是謀若何致晉之急伐也蓋灼見悼公伐鄭之心非有所虐其城虎牢之心非有所利夫不以伐爲可憂而轉以不急伐爲可憂悼公驟驟乎仁義之師矣子展兩次之謀傳並書之以見鄭之服晉再三圖之而出于此也又以見晉侯深體其心屢盟屢叛不以爲怨也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先至于鄭門於東門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其上也故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疏云許靡許南遷而鄭得之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西南有向城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圍鄭觀示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濟人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威極盛卻注重在親兵而不戰欲盟卽盟不特恤鄭更慮及十三國之道敝所謂慎也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于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瀆年而不分災毋壅利之利恤禍亂同好惡獎助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司天神疏云名山謂五嶽四鎭名川謂四瀆羣神羣祀典者先王先公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衞鄭曹滕姬姜姒嬴姞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也先公始封君齊姜姓莒已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斃蒲北反也其國家

范宣子云不愼必失諸侯蓋有鑒於邢邱獻捷不禮於駢之失遂成不解之怨況當諸侯道敝之時若不加禮保無貳心如駢者傳述之正是遠照邢邱也盟辭詳而且厲歸併於獎王室而鄭無一言不比戲之盟反逼出其一番痛憤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陳傳見秦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乞旅于秦知楚已不敵晉矣二國之師方至鄭伯出逆與之伐宋更無躊躇所謂楚至吾又從之從楚愈易正服晉愈深

注云所謂疾而驟矣楚曰乞旅晉曰恣陽弱瞭然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勑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

注云自伐蔡以來至此方一齊收拾回視子產之言能不服其先見

左氏本事　卷二十六　襄公　十六

以爲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臭爲介故不書

此告將服于晉告絶于楚也又糾出兩路玉帛綏晉文德懷之威武攝晉武功震之而楚人計窮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補注外泄盟雖伯主史不書不相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也告于諸侯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入盟鄭伯出盟晉侯正敵國之禮不敢一毫矜張赦鄭囚禮而歸之皆深鑒於不禮子駟之失而修禮以懷之也然

筆筆照應禮字而平卯之會卻不叙明不禮至子產于徵朝方補出蓋平卯義在命朝聘之數不得雜入故也

傳曰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或曰亦三駕而不能與楚爭耳子以爲非然也聖人之所惡于楚爲其窺伺周室而淫名以逞也爲其憑陵小國而塗炭吾民也使無城濮之戰大創楚師則觀兵問鼎不待旅矣然而聖人不以城濮之功高于召陵者以晉文戰而勝楚不如齊桓不戰而服楚聖人之仁也晉悼之强八卿之睦楚子囊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與楚決戰豈不有以勝之而悼以誠感未嘗戰楚并未嘗戰鄭初師于牛首繼觀兵于向卒觀兵於東門合十三國之師未折一矢不戕敵一人而楚斂兵不政爭鄭鄭之

服晉不貳者二十四年則其功偉矣而必以戰勝爲功非春秋之義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名廣車軥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軥車皆兵車名淳耦也林氏愼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軥乘徒溫反軥相耦凡十五乘○軥徒溫反諸侯道敝悼共百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疏公不思招攜乘陳遠之道荀氏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傳惟云歌鍾故但解鍾數馬私亨其重賂是勤諸侯以傳惟云歌鍾二肆則有磬矣無磬不得成肆杜以顯貨也編縣下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知武不諫何晉明大義

將悼公極得事事兩筆撇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離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爲樂非但金石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以此規公規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波河南服鄭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孔疏僖五年傳王室藏于盟府是司盟掌藏功勳典策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魏莊之才識在知武之上知武止謀一鄭費盡心力而莊

子志在得陳則鄭不威自服觀楚之急于陳而緩于鄭亦可見矣知武得鄭後亦遂無事且未聞請命于周其尊周之志較桓文更微此番三駕服鄭縫箴之以有備進之以義禮信仁而以殿邦來遠爲究竟推其意不特服陳蔡服鄭且諸小國盡欲厝諸衽席而不受屠戮于楚夫然後對揚天子而無媿也今棄陳歸楚遠方小國皆受楚氛則君以爲安樂吾以爲憂危其患莊子灼見病根極力規諫而無如舉朝之泄泄也嗟乎以悼與瑩之明而知縫不盡遂使英雄展布得半而止君子之所以悼歎其屈于知已也迨知武卒荀偃相莊子益孤絕口不談國事以爲讜言無益賈禍有餘明哲之道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陳傳秦不加兵於晉二十年矣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地力的反晉師敗績易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

前傳乞旅于秦不言乞師知秦兵之少矣然秦能善用其少鮑先與魴戰武旁濟應鮑出其不意與之夾攻而兵敗縫曰思則有備無患此即不思而無備有患之一端也

經 庚子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按山東費縣南勅才反

李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莒邑按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帥此昭元年季孫宿伐鄆則又屬魯也蓋季孫城鄆時鄆方屬魯復入魯之後也

九月吳子乘卒樊立子諸樊○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何云莒圍台武子乘其虛以入鄆卽圍魏救趙之智也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杜解乘勝）入鄆叔取其鐘以爲公盤（杜解食器也按季氏歸地于邑而以小物結君）見伐或謂經書遂者與其能繼事也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凡可以利國家安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十年之間九作同盟而三見侵我非大創何待矣胡氏曰專制閫外之事以境外言之台在邾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不敢爲也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鄆師）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自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杜解乞師）

冬楚子囊伐鄭（杜解乘勝）

晉人執季孫宿于鄆（杜解乘勝）

十有一月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十二月齊侯滅萊（杜解）

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公至自楚（杜解）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杜解）

秋七月戊寅大雩（杜解）

冬十月葬衛定公（杜解）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楚書時也（杜解）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不從也（杜解）

秋大雩旱也（杜解）

冬楚子囊爲令尹討陳叛也（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七月公及諸侯盟于戚（杜解）

冬葬我君齊姜（杜解）

傳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七月公及諸侯盟于戚（杜解）

冬葬我君齊姜（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三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三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三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三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三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三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四十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四十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四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四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四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四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四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四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四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四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五十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五十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五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五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五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五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五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五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五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五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五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五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五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五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六十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六十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六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六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六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六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六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六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六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六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六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六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六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六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六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六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晉侯使荀罃來聘且言伐鄭之故（杜解）

六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

夏公至自楚（杜解）

秋葬我小君齊姜（杜解）

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戚（杜解）

十有一月公至自會（杜解）

傳六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言不反其位也（杜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城氏邑）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莊鯉書勳勞周禮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公朝于晉而獻子書勞知策也疏云惟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于廟也趙伯循謂非有軍伐何勞之有按當時諸侯以善事伯主內外無虞爲勞）公朝晉屢矣何獨此書勞于廟想見晉人誇蕭魚之功且歸功諸侯故公亦反魯書勞

夏邾亂分爲三（國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邾遂取之魯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經不用師徒不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補注根牟邾邾皆不絕其祀趙氏曰凡國而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敵人距戰斬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周大夫）王靈雖替諸侯猶知盡禮（結成之也）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接公如晉亦衰世之所謂禮也）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莊王子午）聘于秦爲夫人寧（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陳傳言秦楚合（言秦嬴嫁楚有年而傳不書者齊景與吳昏而渝泣秦景與楚昏而得意是秦不如齊矣失其羞惡無足齒也而必書其歸寧者秦穆世與晉姻媾濺血共奬王室秦景棄晉即楚締爲姻好伐鄭伐宋無役不從是景不如穆矣黨惡之罪所當誅也傳敘一瑣事而前後秦師之出皆攝其中）

經辛丑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莊鯉小國也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音詩）

郤晉魯問小國乘其亂託爲救之因而有之書取傳曰易者乘亂而取之不勞而得也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綵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

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詩從伯游

荀偃將中軍罃代荀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趙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四等代荀偃韓起故繇自新軍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繇自新軍等代士魴新軍無帥皆遷晉侯難得慎舉之

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禮疏云什吏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周禮五人爲伍伍皆有長而此言什吏司馬法謂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是也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按已上就宣子說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能讓雖欒黶弗敢違可見刑法也按承上文言宣子讓善德人之所法也荀能法善則晉國以平數世賴之此倒裝文法就大欒說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謂君也按一人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讓爲善德人之所法也荀能法善則晉國以平數世賴之此倒裝文法就大欒說

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寧安也永長也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國所信孚信也詩小雅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禮而讓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在位稱其功以加陵也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以

讓字

讓字一束引趙讓字

從讓字引出善從弗違引由刑善從人臣引出人君俱作箴規之詞詠歎之筆文情極其斐亹

作四層對寫並不迴抱傳之大旨了然末二語反結通篇已爲後半部之提筆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敗恆必由之

或曰宣子勢利之徒悼公賢主志在崇賢退不肖故讓之以爲名平公昏愚凡可以封殖私門者無不爲之然則讓善之時豈有爲國之心哉而傳謂數世賴之者何也曰自說者以數世之賴及兩一人俱指宣子而此篇之義幾不可通蓋知武初卒善政猶存前此夷之蒐三易中軍激成釁變正由不讓之故而宣子初則讓中軍佐至此又讓中軍帥而不居覺耳目一新喧傳列國以爲哀世得未曾有故民以大和諸侯遂睦也然悼公用知罃而伯盛用荀偃而伯衰偃句附罃而事事有功偃句自爲而種種悖謬此晉事之轉局也新軍無帥不立想見悼重然知魏絳之賢不擢中軍之帥則悼公之用人可知故罃死而偃句皆橫明年向之役句擅執人於會矣又明年伐秦偃言惟余馬首是瞻矣甚而偃助衛以逐君句且逐盈以構亂矣所謂數世賴之者安在哉而其弊總由於不讓而爭傳述君子之言撇過宣子申明人臣刑善之效又言人君刑善之美一、讓一、爭昭然法戒蓋於晉事轉關處兩兩對舉以見自此以前爲尊王攘楚之晉自此以後則爲求盟媚女之晉也傳有餘慨已

仁山謂魏絳之能不以爲帥諸卿讓善亦不之及擬諸馬謖善謀使爲將而卒敗晉悼庶幾無孔明之失愚以爲不然苟偃弒君之賊也悼公善政不終由

于悞用此人若魏絳爲司馬斬楊干之僕上諫獵之書獻和戎之議脩德息民救陳服鄭悼能盡用其言功業豈止于是哉蓋句素比偃首倡棄陳正與絳忤絳位卑而賞厚早爲諸臣所忌且服鄭之後君臣晏樂賄賂公行而絳方規以遠大休以憂危爲諸臣所惡閒亦非悼公所樂聞也此句所以不薦絳而諸臣俱未之及乎偃句之後繼以趙武韓起而分晉之局已成故晉之亡不亡于三卿分晉之日而亡于偃句用事之時此興亡一大機也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冰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謂爲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卯也大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唯是春秋謂祭祀

注王若虛曰密邇墓壙之從先君代爲禰

窀穸之事附

窀穸墓穴也杜訓爲長夜謬矣窀張倫反穸音夕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殺不辜曰厲

大夫擇焉莫對請爲靈若厲不損曰靈殺不辜曰厲

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恭解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以惡謚而毀滅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囊傳言子囊之善

楚共承莊之餘烈蜀之盟其欲逐逐然求鄭而以賂與田南風不競矣晉悼之興非子囊持重相時則其辱社稷而爲大夫憂者豈獨鄢陵哉傳言子囊之善非徒以其謀謚之忠也晉侯服鄭謂魏絳曰嫡與子樂之晉所以日嫻

汪云有過起以郤過結楚子句句是過子囊看來郤都是共急喝以杜其口

汪云知其過三字括上更畫出一共字

汪云委婉沈摯悔恨交積

也楚子臨沒而深恨亡師子鄢陵以厲其臣楚所以日振也楚強晉弱機兆于此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楚司馬以師繼之養叔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備也子爲三覆伏兵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大敗吳師獲公子黨陳傳見吳楚構兵交相獲畧不書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相弔也詩曰不弔昊天亂庸有定罪也爲昊天所恤則致問傳

吳人儆楚無不得志而伐喪之役獨爲楚敗

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過以事閒爲時疏云此城雖在火見致用之前當時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閒故言書事時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大異宿之城費亦宿之所不樂也

鄭良霄大宰石臭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年五卜皆同吉凶不習不吉則增脩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與晉競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使歸而廢其使按放良霄歸國則廢鄭見使本無罪不能脩德止鄭一卿謂良霄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謀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釋解使和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猶愈乎楚人歸之補正良霄果亂鄭良霄在楚三年荒謬之性卑爲子囊窺破羈于楚適爲鄭除害耳不止疾楚以固于晉也石臭除其偏三字正中其隱

鄭良霄而使霄子楚是實情也或謂石臭亦被執故直洩其謀非也不過偏爲楚謀以釋良霄耳亦春秋辭命常用法

經　壬寅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杜解）叔老聲伯子也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于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陳云叔老叔肹孫故以叔爲氏也○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秦吳爭始于蕃而終于十三國之公出衛人立公孫剽）○莒人侵我東鄙（報入）○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林解孫氏邑）謀伐楚（林解晉不書名從告）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杜解前年謀爲吳謀楚故也）晉人爲（爲楚所敗）會于向（吳謀楚故也）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補正齊子叔老盛也杜云字誤按魯以非禮媚晉而尊使輕幣則于他國之慢不能厚其幣故讒言乘之與）傳志悼公之怠也知武爲帥而魏絳受賞君子之交不相疑貳也苟偃爲帥而士匄有權小人之黨彼此引重也故此會以匄主之斯時鄭方服晉楚不與爭無可乘之釁矣匄何人一告而輕言謀楚哉特以逼吳敝楚特爲吳告敗而晉不敢救服鄭而楚不敢爭吳有庸特匄之勢滅偪陽而楚不敢救服鄭而楚不敢爭吳有庸焉吳告敗而晉無所事吳將據此爲辭故會向之舉名爲謀楚壹若不知其爲伐喪而敗者既會而即此以婉謝吳人傳云數吳之不德乃晉人告諸侯之辭匄固不敢直斥

（戒惰慢通結全篇敬魯使是餘波）

其非而磨之去也當會執莒公子不言滅鄫侵魯而曰逼楚使之故亦以媚吳也未詳駒支之言正以發明此會之故蓋恐吳人之爲口實故以謀楚爲名其實成愷悌相和樂豈眞爲伐楚之謀哉自此吳人絶好不相盟會夫差之世竟至黃池爭長是戎之愷悌依然而吳之愷悌無聞矣

四字直注春秋之末

吳子諸樊（吳子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既除喪（附注杜每以既葬爲除服之限故有是說）將立季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殺太子）不義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在滅十三年）將立子臧（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諸樊適子）能守節（君義嗣也故曰義嗣）王肅曰適子嗣國禮之宜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

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讓其室而耕乃舍之（言季札之讓且）觀後此之爭則知季札今日之讓有由然也（明吳兄弟相傳）世而子臧季札獨以讓國稱亮節高風千秋仰止而必爲之吹毛求疵則儒者之過也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欒之役也（欒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

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深則厲淺則）

揭在于必濟叔尚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

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祉稷何懿子說）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于伐秦）

使晉侯請于天子賜之大路可知（按稟卒士匄以此先濟之功）

其告命諸侯實有褒勤警惰之（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報櫟原爲私憤待竟便是遷延二語爲一篇之綱（儲云賦詩見志彼此不言而喻此種風流戰國時已絶響）

節節寫來俱有一遷延在內

欽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秦地按咸林也今爲陝西鄜州）棫柏逼阪（不獲成焉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偃自專下軍從之）左史（晉大夫謂魏莊子）曰夫子（謂荀偃）命從帥（欒伯）吾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故棄之歸）乃歸（欒黶惡偃）

帥也吾將從之（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從帥所以待夫子也（莊子爲佐故曰吾）帥（按絳何以歸瑣瑣偃）

帥政令以出何從異議（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郤之役欒鍼欒黶）

曰此役也（報欒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

路（謂欒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士句）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

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名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

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

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公孫師之子）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不脩）

向之會亦如之（林解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惰亦）

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渭按當時諸侯大夫或書名位次之或前或後皆以勢）

夫其誰先亡（天或書人）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

之强弱事之勤惰至之先後（山覇者意向爲之因晉之告命魯史書于策）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子）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秦伯曰何故乎）

欒書（黶之父）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

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而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讀左補義　卷二十六　襄公

節出遷延

節節寫來俱有一遷延在內

同一遷延而又分別情狀二種

黶之汰秦晉之悼若不聞也者

黶濱君之事安然無患樂盈出奔吠狺而不知吠池日爲政謬戾皆昉於此晉之政刑荒矣六卿之橫實由於此悼之伯業安得

傳慨悼公之不振也寫晉悼只待于境一語以下無一字及之然歷寫諸侯之師寫荀偃寫欒黶寫欒鍼士匄無一字不注到悼公盡尊周攘楚是霸者主腦若但以報櫟之役再煩道破之諸侯則已慎也乃必欲報伐則晉侯先濟諸侯之大夫安敢不濟而已安坐于竟是遷延之役悼實倡之荀偃弒君之賊也其將中軍不協人望濟溫而次師人多死鄭子蟜先進而諸軍勉强從之便見帥師之將無不遵巡所賴元帥加意拊循猶可振其惰氣而一言僨事欒黶遽歸偃隨其後接以軍法皆可斬也夫文公之霸顛頡以違命被戮舟之僑以先歸受刑況於誤君之大事乎傳大書欒鍼之言以為晉國之恥而能恥者惟鍼一人歸

經書出奔警萬世之爲人君也傳重林父警萬世之爲人臣也而總歸注到晉者竟歸死者徒死公無一言方且聽黶逐鞅是偃與黶之弁髦其君君亦自處于弁髦也合十三國之師遷延無功職此之故末述秦伯一段所以反形晉師也師入秦竟使秦以一軍擊其惰歸則晉師將敗于棫林觀荀偃多遺秦禽何可見而秦景閉關謝晉不與交鋒明年亦不報伐正與報櫟之役者大相逕庭也因以請復士鞅作結見晉自勞擾秦自安閒彼此相形得失昭然矣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欲共宴食皆服而朝命于朝朝服待戒二子皆朝服待命于朝日旰晏也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于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旰古且反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疏云昭十二年傳楚王見子革去皮冠是敬大臣宜釋皮冠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樂掌

林父歸衞後白事國政而諸侯盟會多在其私邑因而交結晉臣其無君久矣兩段雖寫公之挑釁然必有不堪于林父者傳只寫一面而兩面皆見

大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大師辭夫。辭以爲。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大師。樂官。不可。師曹樂人。詩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恐孫蒯不解。林懼。告文子。文子。歌之遂誦之。解更誦言之也。欲先公。并。及子於戚而入見。邊伯玉。邊。瑗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附注愈。勝也。言逐君更立。未知能勝于今日否。遂行。從近關出。一速出竟。公使子伯子皮。衞羣公子。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巳未。子展。獻公弟。奔齊。公如鄄。衞地。使子行。羣公子。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鄄人反執公。

言公失民。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尹公佗。公差。庾。衞羣公子。與孫氏逐公。公佗。徒。河反。差。初佳反。追公。公孫丁御公。爲公御也。子魚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說文。軥。車軛下曲者。軥其俱反。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丁。學。故從。佗不從。遠。始與公差俱。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佗。貫臂。子鮮。母弟。從公及竟。齊竟。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宗。適。公。廟也。定姜。母。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欺。也。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釋皮。謂不冠之。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接。謂以暴戾之比。余也。補正。謂使加虐。非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補注傳于此記定姜及滅孫之言。後二十六年。宮。記右宰穀之言。見衎不子不君。宜失位。按當時諸侯出奔。皆行。觀敬姒之命子鮮及出公不得入國。辱其夫人可見。

定姜賢而有才。故爲嚴責。使林父聞之。平其怒苦衷如見。

雖君臣對說而意實側注林父直是討臧撝文以反照晉無一言

傳叙此對亦是反照晉人全不憂恤

鄭侯寄邾反照晉無一物

蓋定姜敬姒與獻皆亡公使視宗歸國告廟故姜數其罪使之脩省痛艾此慈母訓誡之言非黨賊罪君之辭也杜云時姜在國謬甚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厚成叔名聞君不撫社稷而越遠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接恤也謂不恤羣臣有臣不敏遠也接謂不奉君命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林解爲逐君之事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鄙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慫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于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邾音來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貪

右宰穀衛大夫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此一語正全篇結穴處見討亂全在晉人以反照臧之會

魯使弔唁反照晉無一人

以其從君辭曰余不說初矣附注言已初從君出今自故欲殺之余悔焉不復以曩事爲慢

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

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爲卿唁魚變反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林解前章爲輓後送曰推輓音晚推他回反

傳于衛定公卒大書林父善交晉大夫則與偃匄爲黨早爲是傳張本曰盱不名不釋皮冠二事過之小者不聞進規之言而勃然遽怒斯時尚有君臣之誼哉公復有意激

之而二子謀先矣然天經地義不可沒也故以伯玉之言折轉而林父之罪定公使子蟜以下連刃四公子尹庚二人頗識師生罔知天澤非丁公一矢之遺公幾及矣淫刑痛毒無所不爲然公不自取誰敢奸之而公之罪非衛國臣民所敢言故以母夫人之言折轉而公之罪亦定甯殖謂其子曰吾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又魯叔孫昭子謂意如曰子以出君成名則史策所書必曰出君而夫子易爲自奔自遜之詞蓋審其致此之由以爲君當脩德以禮馭下毋使大阿倒持以自及也豈恕賊臣哉蓋賊之當討無待言也　大叔居守子展子鮮從公隣國大夫私議而俱不以討賊之舉望之晉者何也知今日之晉非復圍彭城討魚石之舊乃假句得志之晉也林父早有以餌之矣不然晉人何褒如充耳哉傳極力寫伯玉太叔儀子展子鮮見衛尚有人焉何問皆晉人陰縱之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飲新軍禮也成國大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孔疏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然春秋之世鄭伯次國而置六軍也於是知朔黨長生盈朔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銕裘子生六年而武子卒銕裘子舫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晉初一軍後爲二軍文公之世爲三軍後忽爲六軍儼然天子矣傳但零星叙去不置一辭至此舍新軍而復三軍

閔云悼公寧廢新軍而不敢遷子大夫之中卓其賢者爲卿至此六卿之勢一定不可變矣

親其嘉魏莊之功而繫上軍以次佐下軍而已亦不能如文公之用原軫也

之蒐僅從新

江云意私而義正

之舊然後黜出天子之制極稱其有禮而從前之非禮可見然晉之舍新軍非以僭天子之制故也以新軍無帥耳上斷下叙無限感慨

師曠晉樂大師子野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而厎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輯傳信如其言

則君可出矣補注二語太甚樂師職兼風刺非卿大夫比故危言不忌卿

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

夫子不書林父出君而以自奔爲文原有此一篇意則譏諷思在裏傳每以喻政事篇叙事無一不切齒于賊鈴狗于路求歌謠之言林解臣而君之自取一層竟未盡發揚則夫子書自奔之義不著故錄此文以爲失國者之戒

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正之患則救之救其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補正所謂貴戚之卿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爲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盲者爲詩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疏云必播之于樂餘或直誦其言不得徑達聞庶人謗士臯不得徑達傳告大夫庶人謗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大夫規誨士傳言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不與所謂宣之于口也如齊驅騶之比商旅于市貴尚疏云百工獻藝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政聞君過則誹謗思在裏傳每以獻其技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口木鐸孔傳云官師相規附注亂征孔規正工執藝事以諫獻藝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當也人有過路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放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測義師曠此論足以懲懼君心與孟子糾爲獨夫

君爲寇讎同意。從子朋反本或作縱。悼公以出君爲已甚。固將爲討賊之師也。師曠素有賢名。故以此相訪而不意受荀偃之屬也。然爲人君言之實足爲座右之銘。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戮後軍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梌舟之隘。吳險所之道。傳言不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備不可以師經笙。楚深讎吳者。以吳爲中國援而楚不能退也。則康之謀尤出共之上。可畏哉。庸浦之役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故以三覆敗吳。棠之役。吳人不出子囊又以吳爲不能而非儆也。故要擊而敗楚。敗鬬正是一轍。

王使劉定公劉夏。傳稱謚。舉其終。賜齊侯命。將昏于齊故也。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附注]胙。猶之胙。謂世胙太師之土。可畏哉。東海。無克胙國。以表正東海也。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繼也。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因昏而加褒顯。

齊靈是時方欲抗晉爭霸。如狗齊意。當以桓公九合之勳相屬。乃不勉以剏霸之桓公。而但勗以始封之太公。隱然見盟主有人守太公侯服。敬承王命。則可以無過。何嘗一字過分。傳詳書其文。亦以哀周辭命。猶見天朝典則。

晉侯問衞故于中行獻子。問衞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衞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

不討已矣而定之甚矣

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之仲虺湯左相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安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冬會於戚謀定衛也。壬貫道曰合列國于林父私邑抑君而臣是助義矣自此剽弒術歸衛有二君者十年。

荀偃弒君之賊國人未討者也。如君臣之義明討賊之聲著則禍必及已矣魯聲仲遂之罪在十八年以後鄭歸生之棺于身死之時死悼公英主也十四齡即位能逐不臣者七人何有于偃。故凡言討賊即爲寒心觀後首隊之夢可見其于衛事先使曠言之而已定其策所以堅公之信曠以理言此以勢言傳並列此兩篇以著荀偃之惡悼公之闇趙東山反謂左氏由此定弒君君無道之例則誣

寫云憑空一語與漏師名意同

也。范宣子假羽毛。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疏云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游車載旌鄭注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陳傳言晉執政之貪齊于是加兵于魯。

羽毛微物而此年宣子假于齊定四年晉人假于鄭疏謂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非也蓋以此爲名而索賂耳遂至失與國之好爲平陰之師士匄之罪可勝誅乎匄舉荀偃不及魏絳絳之直不與已比而偃之慫實與已同可知會戚定衛孫氏之賂並入於匄矣。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林鋹討馬公子午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變公子儀因築城爲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

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君謂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于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

吾于楚得知幾之士二人焉一爲子文一爲子囊子文召陵受盟而成齊桓九合之功子囊不與爭鄭而成晉悼三爲之烈皆知彼知此憂國息民故傳並以爲忠然子文猶夏自肥囊唯少挫于吳觀其以知過爲共則痛惜于鄢陵之殘民也以城郢告子庚不欲其爭中國也殆高出子文一籌其君將死以爲辱社稷其臣將死不忘衛社稷楚安得不強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埭　校

襄公四

癸卯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巳亥及向戌盟于劉（孔疏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樗也劉魯城外之近地許氏曰盟不在國禁向戌故公弱甚矣）○劉夏逆王后于齊（牡解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疏云天子無外所命則巳成后矣故不書逆女劉王季子采地夏康公子）○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

侯周卒。子平公彪立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莊解報二年豹之聘見尋十一年亳之盟。

孟獻子尤責過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

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非也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朋友之切偲兄弟之怡怡皆溢於楮墨之間或謂獻子當

引過歸已是友以誠規而吾聚斂應也何以爲獻子

官師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行非禮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劉傳官師士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囊代子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

孔疏案世本蔿艾獵孫叔敖兄馮艾獵之子是叔敖兄子也杜以艾獵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傳寫多誤。罷音皮

公子棄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屈蕩子爲莫敖。

公子追舒莊王子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

靖國人君子謂楚子是乎能官人國之急也。陳說傳言官人楚復強

能官人則民無覬心無覬覦以求幸疏云服虔以連尹爲射官若是主射當使由基而反使爲廄尹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得賢人置之偏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王及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嘆言我思

公侯伯子男何采衞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衞五服之名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衞服次曰蠻服不言侯男畧舉也下諸侯大一也

楚人之所謂賢能者大率皆攻城掠地翦滅小國者也公

子午於楚無赫赫之功而傳謂楚於是能官人蓋聖人於楚臣不以善戰殘民者爲勇而以寢兵息民者爲賢子庚

奉敎于子囊而置鄭不爭諸侯無事傳之所深予也故特書曰以靖國人所予在靖民則所貶在殘民皆體經義爲之　楚子能官人而子囊爲令尹楚國以靖晉侯不能官人而荀偃將中軍亂賊公行此與綿上之蒐相對而晉爲楚役之幾已伏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十年亂在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慧（樂師也茂慧其名）三月公孫黑（子晳）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賢而放之）與之良司臣而逸之（三人堵女父）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便（小）其相（相師）者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焉云三人也承上卽領下）

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謂子產等）易淫樂之（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堵女父）蒙必無人焉故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子罕闔之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

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陳傳終十年盜殺三卿）三人也想見三卿復仇而猶飲恨於侯晉之逸於晉司臣之逸於魯也然猶與子孔共事子孔亦危矣哉千乘之相輕於淫樂之蒙一語直令討賊受賂者容身無地

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按貳字有兩義如王貳于虢鄭貳于楚則言親暱也此貳于晉則言離逃也）於是乎城成郭（郭亦貳于晉故）秋邾人伐我南鄙（黨于莒齊而使告于齊齊莒來伐故邾亦攻尤）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爲明年會溴梁傳）

（邑而可私者多矣鍾云師曠之流亞也鄭人以爲玩而克賂宋人受之而不知其才猜哉）

荀偃爲政諸侯多貳故莒先伐魯齊復圍成邾又伐魯南鄙經屢書之著晉覇之衰也

鄭公孫夏子西如晉奔喪子蟜送葬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孔疏我女二人各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賣玉得富而後使復其所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

著子罕之賢也傳以子罕之不貪爲寶爲諸侯君臣標準正爲後半部晉臣黷貨失覇反照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堵女父之族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此時荀偃當國范匄比偃易惑以非故鄭執政以此絕亂本

經 甲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莊解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按溴水名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梁水隄也今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即溴梁也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二國數○齊侯伐我北鄙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不先書主兵之荀偃○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杜解〕悼公子彪即位○羊舌肸叔向爲傅○代士渥濁張君臣子○張老爲中軍司馬○代其父祁奚韓襄無忌子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大夫去劇職就閒官○祁奚去中軍尉爲公族大夫○虞邱書爲乘馬御○代程鄭改服脩官悉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悉主今晉踰月葬作主而悉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虞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一生在戰楚悼公一生在服鄭下葉石林曰荀偃之爲也○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服鄭已不如春秋惡大夫莫甚于溴梁○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晉爲魯討之方解其返國勝楚矣而晉平只是謀齊○不書以魯故見執則歸不以告明矣○且曰遇齊楚之使從楚陪出齊降而愈下晉伯衰于此

遇齊楚之使○政也然侵田之利多入強家故討邾莒爲務而公令卒不使行○且曰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貳心故在大夫自漢梁始但兩使諸大夫皆平公之命或晉交惡起本○荀偃云後爲荀偃非也

故疏云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曰齊有貳心○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從者〔陳傳〕爲齊晉交惡起本○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盟諸侯大夫政大夫皆不臣也○小邾以包之呂圭叔曰大夫命大夫盟袁僑也然有盟高厚之命而無自爲盟之命○高厚猶悼公平公命大夫盟可以不盟而自爲盟歸可以盟而自爲盟○高厚逃歸故曰大夫皆不臣也

晉平欲繼乃父之業則當仍其善而改其不善○悼公之善者莫如圍彭城討魚石三爲服鄭而薄賦逮鰥尤伯之基也其不善者莫如定衛剽奬賊臣而任用荀偃其亂之本也伐秦之役齊人在焉自衛衍奔齊至戚之會而齊不至蓋受衍之愬而義憤於出君之林父也豈獨羽毛之假哉

然剽猶未列於會也平公嗣位改服脩官未聞善政而溘
梁十國竟列衛侯是不繼父之善而成父之惡也試思剽
之篡國以視邾莒之擾隣孰爲輕重哉齊使覘會而崇右
賊臣擅執小國宜其不服而逃歸也起處大書葬晉悼
公是新喪惟五月耳而大宴樂賓酒酣起舞聞樂不樂之
謂何意高厚見及此而以詩諷之故與宴樂之意不類
許男請遷於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陳編斯時大
不可以爲也）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經筆悼公置
有以諸侯之鄭之患也）今平公授鄭伯之（不問以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怒爲宋
鄭伐許只半諒摟四國以疾許矣）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
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
故其君親行）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于大夫也按夷等夷也傳
何頓住留于下文旁筆寫出左氏慣用云）

甚得傳意杜註可刪）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械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楊梁役在十二年）楚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
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補注傳著經所以但
書伐許私考自是晉亦不復爭
許知伐許非晉意也狥人以虐小國晉志荒矣）
許爲鄭偏請于楚而遷焉晉不即位執邾莒紓魯患許之
君因又求遷於晉而許大夫灼見晉霸之衰終不如楚之
足以庇己故晉爲許名諸侯而許反郤之也然荀偃伐許
傳兩言次之待許之成不欲入許猶見慎重之意其伐楚
也敗其偏師晉未有不以告諸侯而夫子削之何也前四
年楚一侵宋晉不敢救而是時楚不侵鄭復不救許忽報

其侵宋之役夫弒君與猾夏義孰爲重以中國之乎刃其君者帥諸侯師而問蠻夷之猾夏可乎哉經所以削之也宋襄伐楚欲繼齊桓之畧雖敗而聖人諒其志荀偃伐楚不得爲問罪之師雖少勝而聖人畧其功此經之權衡也秋齊侯圍郕（魯孟氏邑貳）魯故伐魯（孟孺子之子速莊子速獻子之子）孟孺子速帥師（獻要也）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隘（魯道）而還

觀塞海隘知所云徼之者在海隘之地矣扼隘拒齊齊無能爲故去之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三年喪畢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晉師（北）執事之問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及此憂）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嗟嗟）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林解鳩集如鴻雁卒章所云乎）

齊云鞍之戰郤克用全力勝之猶幾路不測豈可冒昧從事故爾遲疑非以秦越視魯也

齊二年之間三伐魯且欲撓晉晉之問罪宜何如急也奈溴梁之會諸侯兵力敝於伐許晉力復敝於楚晉人言民力未息自是實情未諦其託辭也夫楚與許俱不爲害無故興師雖欲問齊之罪而不能此偃之悞也偃曰偃敢不從執事匄曰何在此從前覇臣對鄰國之使每提出寡君無自以爲功者至此風又一變而大夫顯然無君矣

去一綫一畧曰如畫之吉祭

天經地義晦冥久矣忽得重印人一詢可以愧死晉君臣後寤茲悔豈聞是

經 乙巳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杜解宣公也發微此書卒晉人赦之也○前年晉人執以歸子悼公華立輕苦耕反○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穉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魯邑林解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九月大雩（書過）○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不設備詳說宋自襄公以來與楚忌之宋亦不爲之下伐陳撓楚也）獲司徒印（杜解陳大夫）以歸（歸宋也）伐陳爲晉也（卑宋恃楚也）

衛孫蒯（林父之子）田於曹隧（曹邑）而獵飲馬於重邱（曹毀其瓶重邱人閉門而詬（罵也）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邱非卿按詢）

諫而怵心歟之者其遭毒乎曹人憩於晉（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前年圍廊）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疑問君臣分師圍二邑儻之深暴也故異日犯衆怒同圍其國幾亡）

師自陽關（泰山東平陽縣東北有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近防地魯師畏齊不敢踰故城）

送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還守防）

獲臧堅（臧紇之族）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衛侯人故謂之刑臣杙小木也椽屬○杙音弋）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弟）

之室使賊殺其宰華閱之弱之（侵易）

皋比子（皋比虎皮）

未知齊侯何以欲獲臧紇豈以聖人名重耶秉禮之國率甲帀犯使之氣奪何勇士之多耶走臧紇得臧堅以刑人一言而死卓哉後世黨奄呼師呼父讀此媿死無地

子罕當國何以任華臣之肆受向戌之愚

汪云爲逐狗作引

爲虛心人

吳賊六人以鈹。普皮反殺諸盧門宋城門合左師之後。合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皇此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吳妻曰與也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盍之乃舍之。孔疏服虔云盍覆蓋。左師無鷹鵰之志。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驟。孔疏服云策馬捶也。白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動鄉者擊馬而驟惡之甚也。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補注經書華臣奔在秋。而傳記其事在冬。且詳其日月。杜謂以始作亂來告非也。由左氏所據載籍。或追錄舊事。日月外詳。不與經合。傳始仍之以寓傳疑之義。不得以從赴爲辭。其傳記在前。而經書在後者。乃可言從赴耳。他倣此。瘈居世反

傳叙華臣出奔。罪向戌也。臣祇賊六人。殺華吳於左師宅後討賊甚易。乃始則向賊丐命。繼乃曲法庇奸。飾說以愚其君。陽惡以文其短。卒之不逐於左師而逐於瘈狗。彼此相形。勝於詞詈。向戌傳華元衣鉢合晉楚之成。使晉覇掃地。天下無王。傳以爲心術曖昧。自昔然矣。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宋東城之晳實興我。役。皇國父白晳而居近邑。澤門。南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晳星歷反。黔音琴。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挾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閽扑杖。閽調門戶閉塞。疏云。六月令仲春脩闔扇。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

棄身說法

俞云非特安君亦安國亦以安民非特全君亦全己

本也。（傳善子罕分謗宮說要與人分謗便非大公至正之道。○詛莊虛反祝之又反）傳著子罕之賢也。區區宋國妨農疲民祝詛並作。皆不堪也。東萊以爲不必分謗是也。子罕所言乃士大夫處亂世之方。

齊侯桓子卒。（晏嬰父）晏嬰麤縗斬。（不緝之也。縗在胷前廳三升布。苴絰帶杖。（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菅草也。屨。首在要皆曰絰。首絰要絰俱以苴爲之。帶絞帶也。在要絰之下。杖。以竹爲之。○食鬻。（苴七徐反菅古顏反草耳。然桃內亦非喪服正文。王儉云。夏桃內。冬桃草。疏云。桃內是禮記及喪服傳耳。非正文。○內音對反）居倚廬。（寢苫枕草。略同。其異唯枕非大夫之禮也。（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禮。故孫鑛著家老林唯卿。（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已乃大夫之禮。補正。郤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惟嬰盡禮。故傳特書以表其賢。至遜詞荅其家老。聖人則不然。入太廟每事問。謝或人曰。是禮也。

經　丙午十有八年春。白狄來。（杜解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卽是伐曹者。宜卽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負芻。卒于師。○禮。當與許男同。）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傳　十八年。春。白狄（杜解狄之別名。）始來。（接。故曰始。）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子武公勝立。○未嘗與魯山西潞州。）爲曹故也。（曹爲惡。未能知孫荊之逐君爲惡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荊於純留。（荊不書。非卿。接二邑俱屬山西潞州。）前年衛伐曹。劉傳晉能知石買之伐）衛侯之弟專。（專無執客之禮。衛臣有可執之罪。而主人無執客之禮。）

汪云此亦戰所弒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晉大夫也而意按今山西清源縣有梗陽故城○隊直位反本芳勇反處寫頃公之弭所以視晉之用忿此處處寫靈公之懦所以形晉之無能皆借筆法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晉大夫也而意按今山西清源縣有梗陽故城○隊直位反本芳勇反處寫頃公之弭所以視晉之用忿此處處寫靈公之懦所以形晉之無能皆借筆法梗陽巫名○夢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雙玉曰穀○古學反而禱曰○齊環靈公名怙恃其險負依也而反○神主民也謂數曾臣彪彪名平公將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伐魯殘民人率諸侯以討焉○脅臣猶未臣天子不得言重臣蓋謙辭以媚神耳其官臣守官僕僕御之名○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僕無政復之○僕信巫言故濟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按此時晉侯視將國統于尊既言曾臣彪復兩言官臣僕僕儼然並主之尊此又伐國誓師之變也冬十月曾於魯濟尋洮梁之

尋洮梁之言驅諸侯同伐本非同欲

從晏子先透脫歸一筆

備七字甚合當日事機

言同伐齊○盟日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按今屬東平州壑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門外作壑橫行廣一里補注此言齊人守平陰之險○按此圍齊平陰木段不弗聽諸侯之圍齊於國都也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是爲險如守險○夙沙衛大夫曰吾知免矣○敢匿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析解子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干乘○自其鄉入○麻解子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人蓋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自東道以入齊○不能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久敵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按今山東肥城縣西北有晉師孝堂山即齊侯望晉師處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開也山澤之險○以揚齊侯見之○其衆也○乃脫旗幟不張幟歸丙寅

登山突接得妙却從公恐二字來

晉師之衆半是虛聲而靈

以爲陳○故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施先偽也○建施以先驅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以衣服爲人形興曳柴而從之塵

公看去都是實境齊師之遁原是實事

晦。齊師夜遁。師曛告晉侯曰。烏烏。樂齊師其遁。烏烏得樂。則清晨時也。曰旦馬之聲。溯其宵時所見也。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寨隧而殿。欲守險殽崤。郭最曰。子殿國師。辱之辱也。在人殿師故以爲辱。臣傳夙沙衛齊臣然。唁國上而滅堅以爲恥。殿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弛。疏也。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晉大夫

那伯

那侯

獻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也。故鳴。班別也。故齊師夜遁。曰烏烏之聲。故齊師其遁。空營故得

入平陰遂從齊師而綽殖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則二子之縛亦不可得

國兵勢矣矣。有聲然非風沙衛挾怨塞道。則二子之縛亦不可得。按寺人不可用如此。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則二子之縛亦不可得

以魯衛請攻險提起而一路攻掠有克者有不克者有伐者有焚者有門者如急風驟雨條忽之間使人目眴而細按之皆成兒戲

衿甲。不解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險固城。險字者。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東南。乙酉。魏絳樂盈。欒黶死。其子以下軍克邿。平陰西有邿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虛。虛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魯大夫。伐雍門之萩。萩。伐萩也。雍門。殺犬示。趙武及之。共雍門。齊城門。音秋。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間厮。以爲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孟莊子。僖子。斬其檉。木名。檉。勅倫反。以爲公琴。南郭。劉難士弱。二子。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揚門。齊東門。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馬銜。數闔。門板。示不恐。門扇也。數其門。齊侯。鴈將走。郵。棠邑。齊大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

從太子郭榮今即墨縣南有甘大子。與郭榮社即古棠鄉。口中指出畧棠行其言欲畧字要按通篇自首至尾皆地無久攻意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

可以此一字該之則晉何嘗服齊不過圖齊而已

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殊解齊侯將犯圍而行）大子抽劍斷靬乃止（斷音短靬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沂二水名陳說傳恭晉師之暴）

自古無弒君之惡而可以功蓋者偃以膺公挫秦敗楚武功最著故欲以伐齊救魯之功慰故君之心寬弒逆之惡此用師之意也通篇以畧字爲主而對面却是無勇之齊侯否則連畧亦不可得也首段同伐齊以上偃窺而反本妖夢見告如後世沈約夢齊明帝斷其舌者則首隊於前無足異也此時正值魯使請師而死期將至詎能久待利在速疾成功以懾生平隱慝觀其沈玉於河以死自誓早爲畧字伏根次段至坐中軍之鼓下此初圍齊也偃志在速疾齊以堅壁固壘應之可以不戰而却乃齊侯未遇大敵聞十二國之師便已落胆作壓防門爲敵窺破故士匄詭辭愚敵齊侯望師輒驚三層喜色相告不是寫晉臣之明見齊固畏晉晉亦畏齊今日之遁由靈之無勇致之也二子見獲聊以示威總爲畧字作案晉人欲逐歸者至數闔此正寫圍齊也攻險即攻夙沙請守之險邑衝敵者也七日克京茲十有一日克郛圍廬不克頓兵即當克之而偃不及待遽撤師同圍齊三日間焚門焚郭焚申池徧及東西南北極寫師速而疾又恐人窺破因以伐萩殺犬斬檎數闔示以從容而不知早爲太子及郭榮指出伎倆也末段齊侯驚以下見無勇之齊侯方欲逃死而速疾之晉師已將退步點出略字覺自出師至終總不出此結二語

見兵威迅速而晉氣已盡明年督揚傳云晉侯先歸又云未卒事于齊皆補結此篇畧字意也齊侯之虐魯四年間四伐都六圍邑有可伐之罪而苟偃欲乘此邀功要諸侯之不盡同者同圍齊而齊終不服也徒爲暴而已安得有尺寸之功哉

傳楚人伐鄭從子孔叙起是子孔罪案邸是楚師來由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曰楚令尹子庚弗許詳說使者幾希正由晉人不討鄭會之賊致有今日楚子問之使揚豚尹宜大夫名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白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宮說以息民爲忘先君是其猶夏主意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師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按今屬河南開封府於是子驕伯有子張公孫黑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鄭地今在汝州右師城上棘遂涉頰次于旃然將涉頰故于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焉子馮山在滎陽東北今鄭州西南有梅山再宿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溱水故言涉溱音雉門信也孔疏楚師南行有大雨甚雨及之從北而南遂及楚師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子庚

不輕用民力正所以利社稷也

子孔是楚師主人一路遲疑瞻顧不敢放手爲之只緣未見主人也

甚雨大雨也大雨隨楚師

而南及之上不至汨君下亦不大敗晉人聞有楚師時聞之字而極有靈楚師亦見盡忠體國處此段宜入前篇而敘此為楚師斷結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音楚之強弱多死聲殺之聲多肅殺之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以德字收見楚子不德而貪子孔不德而叛皆天道所不容也陳云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師無功史遷作律書而知兵械尤重樂律與兵二子之微乎敬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疏云此年歲在豕韋一名娵訾亥之次也以月又建亥故言不時謂時地利不如人和接傳言楚子貪暴堤以無功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天

皇故師曠等解之以安其心且以安鄭伯之心也方知前篇圍齊一段伐秦殺犬故示從容正如吳子黃池之會聞越師入國分外侈張其中實驚遽之甚也說者謂圍齊一篇不言之隱讀後篇而倍見分明者此類是也

前篇同圍齊諸侯帥師在齊楚固瞰晉之不及救鄭而鄭伯之不在國也外患內變一時伺間並起子展子西之功良不為小觀篇中插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句可見末用師曠等三層作結與前篇師曠之告一律者想見荷偃此時齊事未終楚師又告未能恤魯又將失鄭極其倉

經

丁未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紐解前年圍齊之故也諸侯也疏云周武王封黃帝之後于祝即祝柯今山東長清縣豐齊鎮北有故祝柯城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閻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

馮云此平陰篇尾也不曰還自伐齊而曰還自沂上固爲緊接之筆亦見不成乎伐齊也

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鄫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魯西郭城武城泰山南

沂上泗上兩濱齊河汪云頗得意此逆跌法

庚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征解即祝柯也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方解不書以歸旋釋之也。既披其田以釋魯憾則無辭以久之。遂次於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取邾田自濘水歸之固爲緊接之筆亦見不成乎伐齊也。泗水名。濘水名。於我濘爲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賜唯無先帥。如聾戰還之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中軍元帥故特賜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荀偃瘠。疽惡創。瘠生瘍。羊。音丁但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後。曰鄭甥。荀吳。其士匄中軍佐故。母鄭女。可問後也。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著張慮反。宣子。盥。音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欒懷子。欒盈。稱士。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荀偃。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譯支桓譚以爲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日合。非其所知也。傳因其異而記之。自恨以耳。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私待人

圍齊之師不能正齊之罪。含首惡而但執黨惡之小國。非霸討也。魯宴六卿。荀偃獨受重賂。是諸侯不知晉君而但知執政大夫橫而霸衰也。荀偃目出。桓譚之說非也。蓋上是寫士匄之無能弒君之賊。至今漏網。隊首見夢。厲公之靈赫矣。無功而還。死有餘恨。目未瞑

周云得臧盈一語宛然死而有知公爾忘私氣象荀偃之幸

也。句。嶽于偃偃之謀。俱句成之。而句之才。又大遜于偃。不以嗣事于齊。慰晚蓋之心。而以私庇其子。阿罪臣之意。豈知生平奸僞。死見眞性。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乎。傳于偃句

晉欒魴師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爲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經書夏。從告。

更代之時。明晉覇不振。由此二人也。

此晉討齊。何以獨書林父。蓋獻公奔齊。林父怒齊之受齊。而欲令齊逐之也。故誘晉伐之。傳用一從字明明是林父主是師。以著林父之惡。而欒魴不足責也。釋經精矣。說參姚氏

季武子如晉。拜師齊。謝討苗侯亨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

苗。詩小雅。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名伯。季武子興。而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

六月。尹吉甫作天子征伐之詩。

范匄曰。吾淺之爲丈夫。卽所謂小丈夫也。一語已盡供生平。此可爲覇國之執政乎。傳大書范宣子爲政。晉政所由衰也。享季孫。公然賦黍苗。自誇其功。是小丈夫行徑。而季武下一常字箴之。以善終。又云豈唯敝邑箴之。以恤天下藥石之言。句慮拜賜。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鐘聲應林鐘。因以爲名。經筌晉勤天下之兵。爲魯而已。空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魯國之半。未足以爲報。況尚以爲己功哉。不銘功。動有功。則可銘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

陳云魯之林鐘其銘鄒嶧勒燕然之倫乎

汪云先泛論從四面說

兩段皆以今字轉合

非惟不必銘且不敢銘

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爲城西郭武城傳。

春秋之季。強臣莫不樹功于國。爲專政要君之地。宿專魯政。銘魯功者。實自表其有功于魯也。武仲直置之下等。有以覘其心矣。前用三層疊寫。後又抽出借人救死而幸勝。

怒鄰非特無禮。抑且致亡。非特銘之可恥。抑且銘之可危。

後此宿之逐。臧孫正以誅心之論。積憾于平日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叢聲姬生光。以爲太子。子兄

曰姪。顏叢。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叢子公反。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附注〕管子云。中婦諸子。房元齡註。諸子內官之號。哀五年傳。諸子嬰齊。如與此同。戎子。蓋戎女姓子者。仲子生牙。屬諸戎子。

屬託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間諸侯難。孫氏曰。閒閒厠之間。間。間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子諸侯矣。之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按平陰之役。衛以私憾後。忽爲宮廁。此又世宦官加師傅之始。高厚以國齊侯疾。崔杼微逆光。〔林解〕微服迎太子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之。終言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也。孔疏婦人犯死。不得不殺。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夏五刑之中。無墨劓刖也。經書七月辛卯。太子光。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卽位。光也。孰公子牙於句瀆之邱。地名。句古。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侯反。瀆音豆。叛。光謂衛教公易已。接戎子請立。公輒許之。皆衛成之也。此其補筆。測義。光間父疾而自立。殺其所愛。爲惡已甚。因疑

周云微逆光則必私匿于其室。遂爲莊公往來無忌之地。

環之死未必非光爲之今山東禹城縣北有古高唐城

仲子持論甚正其料事甚明靈公能用其言足以全戎子全牙全光而崔杼無專政弒君之禍春秋賢婦多矣不欲立其子者僅見此人傳特表仲子以罪高厚

晉士匄侵齊及穀闔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經詳書之傳復備載之以得哀死之禮不傷仁人孝子之心士匄第一善政非淺之爲丈夫矣而穀梁猶謂宜壇帷請命何其謬也向之會數吳人之不德以其伐喪也此方不是責人則明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

河云錄子蟜伐秦之善所

汪彰欒黶先歸之惡也于是士匄將逐盈矣

高既以罪誅齊之權權而已

提起下應專欲難成

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陳傳終十四年書薳傳

伐秦之役子蟜有先濟之功荷偃有遷延之罪不問罪而賞功非義之公也伐秦報櫟何嘗請命王朝賞功追賜乃遽以勤天子皆非禮也於以見士匄專晉晉平狗匄而天王下梠甚矣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灑盡齊地灑色買反而兼其室書口齊傳解經不言崔杼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殺而爲國討文

從君於昏者傳牙爲大子牙既誅則高厚及此光之志也故雖杼殺厚而以國討告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

寗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名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純門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馮云突入此二人下半詳之

子孔不唯害身併累其族專之爲禍烈矣

子之子也士子孔子良子革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亦相親也

以下推明見殺之故

四年子然本鄭僖四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六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如一及於難故二子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即鄭丹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唐云叙子展當國見當國孔與二父相助其子三室如一心故一位如傳合不能久據叙子西爲政子產爲卿見死復然十年前事如一夢

子孔縱殺三卿子西子產皆父仇也當復仇之日子產若賓身局外者何也君子之行事光明磊落不容有曖昧之私若覬其位而利其財則亂也安得謂之討賊子展鄭賢大夫也有功于國人望所歸茲乘國人弗忍子西遂因子展兩罪並發而子孔誅子孔者子展之力也告之鄭伯明數其罪如子產之子子晳豈非強家之卿鑒哉乃專制自爲并無罪之子革子良逐之而分其室子革之奔鄭材楚用殊可惜也篇中叙二子與子孔同出穆公子孔爲司徒時即相二子之室三室不特同心抑且並富子展子西不特惡其專抑且艷其室而謂子產爲之乎子展儼然當國春秋責備賢者其罪大矣傳以子產爲卿作結蓋爲鄭國得人之慶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

是謂屢其
三節連看首尾兩城相對
是禮奔結局

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疏云。號名也。衛已下城不即取者。或有所隔礙。不得取之。漢末曹操與關羽對語。雖敵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捍之號胡報反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故不順齊侯之捍而還登城。閻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偃。大夫皆齊會夜縋納師。食高唐人會暮夜。二子乘其無備。賺登城上。乃從城上懸醯衛於軍。傳音附食宜副反縋。音直偽反。醯音戔。齊侯以自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救助。叔向曰。肹於政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魯許大夫。政在大夫。可以國托晉大夫。叔向專以救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不可以不知所懼。

齊及晉平。盟於大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於柯。柯。齊地。故為鍾。故懼。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

始則鑄鐘銘伐。繼則懼敵屢城。傳曰。懼齊也。穆叔曰。齊猶未也。俱照顧作林鐘篇。

衛石共子卒。悼子立。石買之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屢其凶。衛大夫。石惡。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屢。猶亟也。本屢求月反。必不有其宗。與太子衍可謂是君是臣。

經　戊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杜解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衛地。又近戚田。按今直隸開州。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杜解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劉傳向莒邑宣四年取之者本倒莒魯之怨自屬鄫始魯無歲不受兵速爲此盟和好者迄十五年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晉平

光以篡立內不自安求成於晉說者謂晉不伐喪齊莊誠服者吾不敢信也士匄當大會諸侯暴光之惡正栢之罪別立賢君庶幾不伐喪者其仁必討賊者其義而比績桓文矣乃彼以服禮爲名此以得成爲利遂使崔栢得列於壇坫之側而無敢討夫齊襄無道猶能轘高渠彌而晉則悼助林父平助崔栢苟偃士匄之所以罪不容誅也

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伐魯劉氏曰晉人執邾子

又取邾田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何謂未報秋伐之非

黃東發曰澶淵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莊子父喪踰月而盟莒伐邾急於擅魯爾賀養敬曰非也莊子欲保世亢宗苟不事事則叔季收之矣

此兩人合傳體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二慶畏公子黃之偪恐黃偪奪其政愬諸陳卿陳卿欲楚人以爲討討黃公子黃出楚曰與蔡同馬卽公子燮同謀之晉同欲楚人以爲討討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與于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弃且兄貪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

一句串合合傳正格

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林解與蔡人不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氏同欲也按以下逢衆相能也

馮云叙事間以解經亦屢

見矣然皆就一事作間隔此獨以兩事分叙兩頭中間插兩書法作樞紐法又變

告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傳。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年殺二慶傳。此兩國事而釁並起於楚傳云。不與民同欲。言國人皆畏楚之威而變獨不然。是以死也。傳蓋惡楚人之暴。傷晉覇之衰。從義者之不得遂其志而禍其身。故稱國以殺。不與國人殺之也。二慶欲專陳。卽以與蔡同謀罪黃。楚卽以是爲討。楚氛如此。蔡人所以寧違先君而殺變也。皆由晉人之弃陳蔡故二國反正無門。此合傳之意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向戌聘在十五年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一初字爲魯宝也

臧氏未嘗不爲文朱

之以受享。逆以入國受享禮。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朱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詩小雅。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辟席。邾莒既平。齊難亦息。得從容聘享。燕樂賦詩。鑄鐘銘功。至此方不虞哂。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林父在十四年。甯殖在十六年。衛侯逐衛獻公。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劉傳。然則甯喜將奈何。曰。效死。勿聽。此亂命也。剽爲孫甯所立。君衛已七年。數列子諸侯。甯殖

注云字字哀鳴從來作惡人到末頭大率如此

唐云一是國家有史官一是死後有鬼神兩種書憎無處躲閃

以復衍命其子則將置剽于何地是無補于已之逐君而又增其子之弒君也

補遺卷二十七終

讀左補義

劉氏珍藏